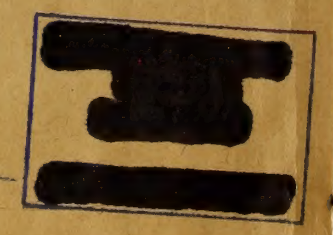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脩史試筆

序

脩史試筆者鹿洲欲脩宋史而以此試其筆也古今言史者曰才曰學曰識余謂史所難者筆耳一筆之笱三綱以淪九法以斁故秉筆者必其守先聖之道

任天下之重本忠行恕然後可
以張萬世之衮鉞植千秋之綱
常自西狩獲麟而筆絕矣千數
百年間續之者獨紫陽夫子耳
龍門五十萬言班范莫出其籬
惜其不能衷諸大道難語春秋

之筆五代褒貶自比春秋而論
次不無遺漏此外皆自鄶矣甚
矣筆之難也鹿洲上下古今綱
羅經籍時、以誅奸邪發潛德
為已任乙巳春與余客都門病
宋史雜沓繁蕪不殊堆砌邸報

掩卷欷歔曰是豈非古今一大憾哉士君子有志方欲爲天地補陷缺此事可諉諸異人任耶是复叙次有唐名臣擇其忠節經濟之炳乾坤者列爲傳名曰脩史試筆詞簡而該義精而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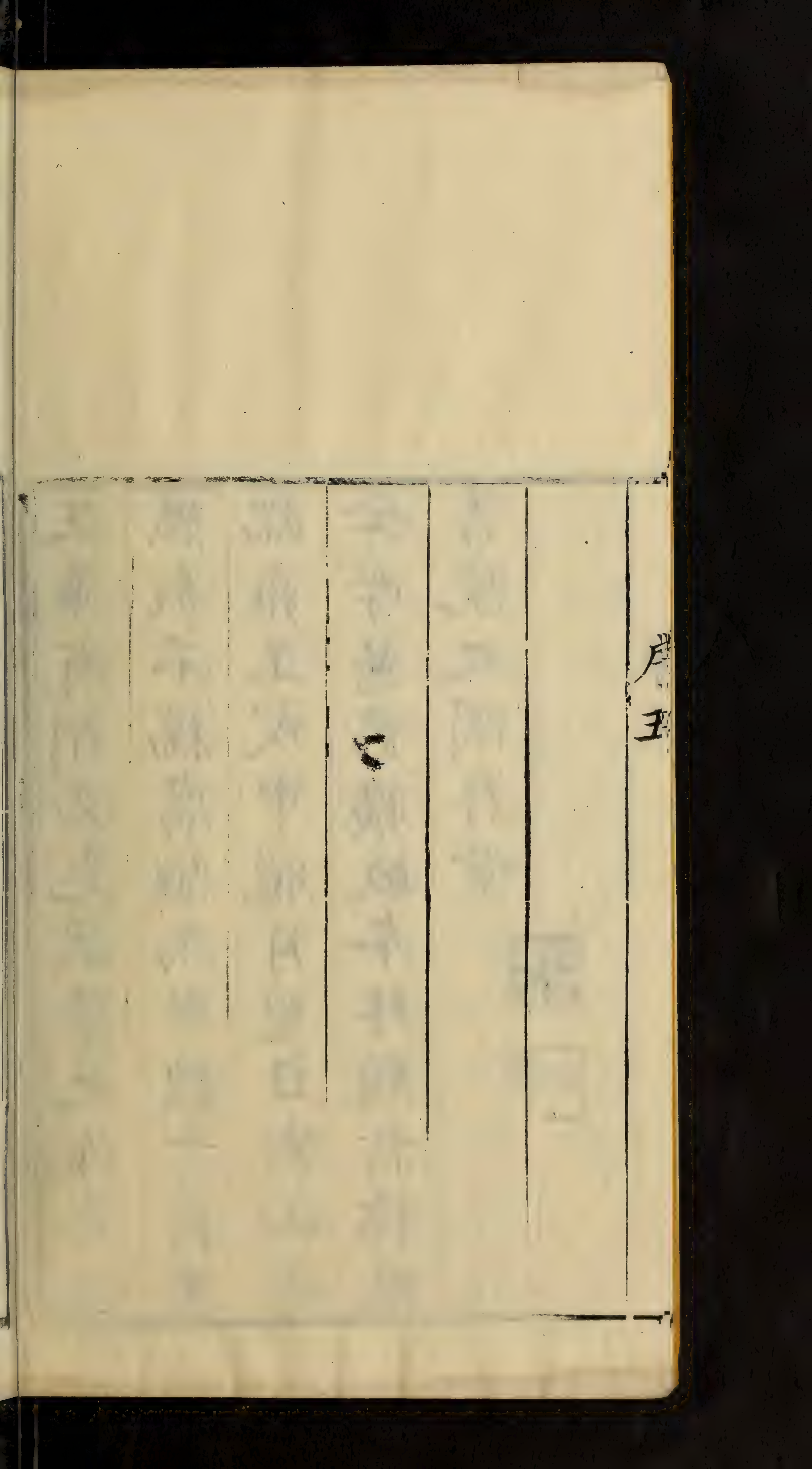
體醇而厚余讀而嘆曰此古良
史筆也而又何試哉鹿洲生長
名邦為道南正脉讀洙泗之書
究洛閩之奥紫陽以筆續洙泗
鹿洲即可以筆續紫陽振忠臣
孝子之氣寒姦雄逆豎之膽衍

文章道義之傳天柱地維直以一筆撐之而又何試乎鹿洲曰不然天下名儒宗匠衆矣將必有鑪錘千古之才載筆而動我未逮者此則鹿洲虛衷若谷而余益以諶鹿洲之真能一筆不

茍也嗚呼春秋之作日月經天
天不生夫子萬古如長夜余悲
夫後漢傾頹建文遜國變出非
常元會運世之沉、昏、莫有
甚於此者秉筆如温公而不能
誅曹瞞於既死不有紫陽則陳

壽狗彘流毒何窮哉紫陽以筆誅曹瞞之逆而無人以筆誅燕藩之逆余所望於鹿洲之操筆者不獨宋史也昔左氏欲傳春秋而作國語試之謂也夫岱雲起於膚寸河流發於星宿宇宙

文章有開必先試筆之作豈偶
然哉不揣腐陋為弁數言於其
端雍正戊申臘月望日衡山年
仝學愚弟曠敏本拜題於棉陽
書院之闇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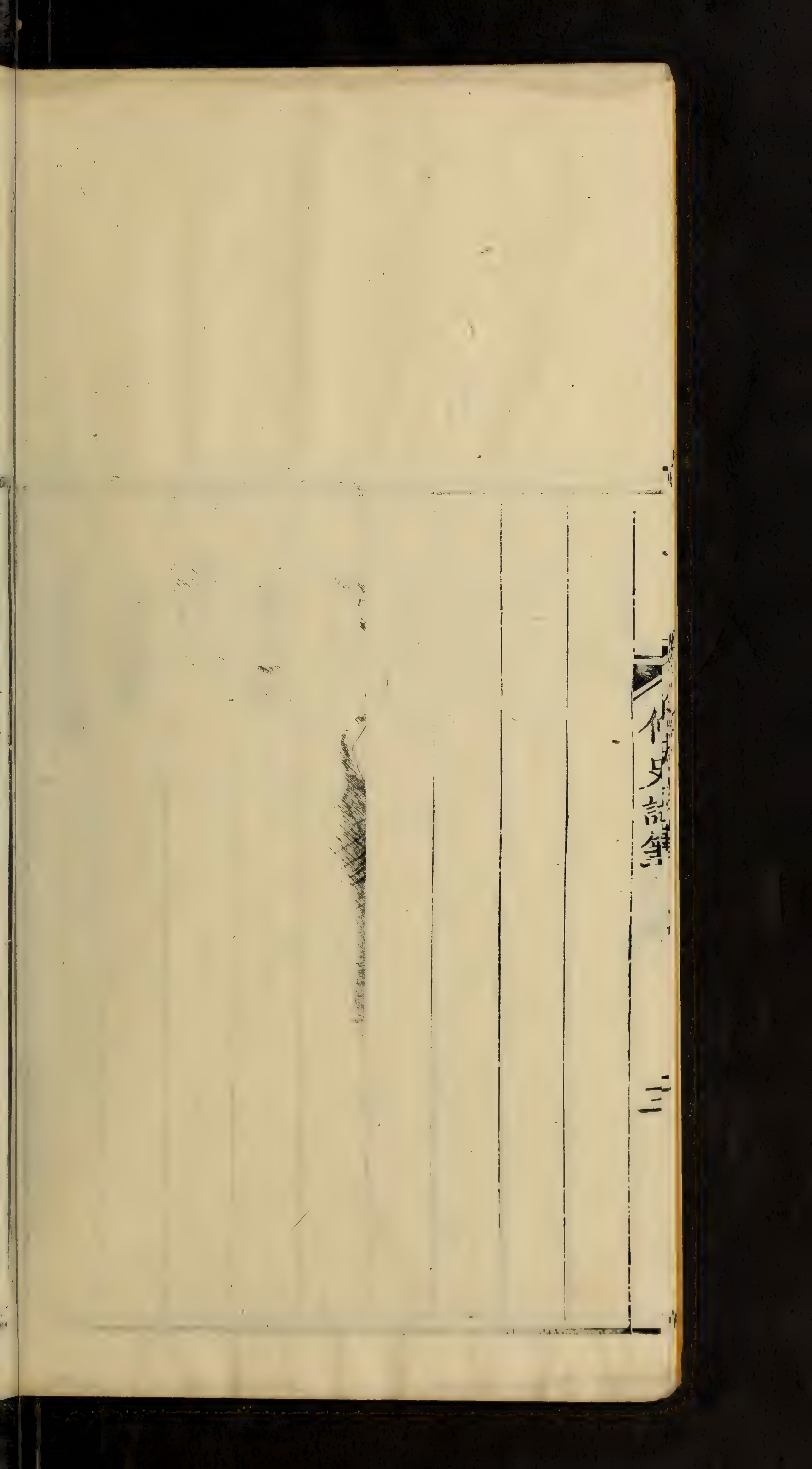


脩史試筆目次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唐

- 顏眞卿杲卿傳
- 郭子儀傳
- 李光弼傳
- 楊綰傳
- 段秀實傳
- 杜黃裳傳
- 李泌傳
- 李晟傳（子愬附）
- 馬燧傳



脩史試筆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氏纂

衡山曠敏本魯之氏評

房玄齡傳

房玄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幼警敏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僉謂隋祚方永玄齡密（與項觀秦同一預知而器識自別）白父以隋無功德妄誅殺攘神器嫡庶混淆侈僭相傾亡可翹足待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

侍郎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國器終當聳壑昂霄恨我不及見耳補隰城尉坐漢王諒累徙上郡顧中(附)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接雄健)太宗以燉煌公狥渭北杖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授府記室每從征伐衆爭取貨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此至齡大計也提挈特明)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比之光武得鄧禹云隱太子與王有隙玄齡勸王行周公之事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子忌此二人皆譖于帝而斥之變將作王夜名二人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定擢右庶子及即位爲

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户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𤣥齡等以刀筆加臣上竊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脱禍建德之南全軍覆沒黑闥再合望風輙奔𤣥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點睛）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𤣥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又以魏徵陪寫）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帝曰𤣥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獲一生故

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
亂伏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
方與公等慎之未幾更封梁加太子少師女爲王妃
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不許頃之進司空
仍總朝政又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耆賴
久不可一日去左右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帝伐
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
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綜之玄齡數上書勸帝無
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比病劇帝對之流涕

日遣人候問起居少閒即喜形於色玄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乃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突厥高昌吐谷渾以次夷滅延陀鐵勒按置州縣今自將六軍征討高麗不旬日拔遼東禽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擴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責以禮義古者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重

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鏑之間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慈母寡妻望櫓車抱枯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憂國愛民之心)傷害和氣實天下之至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躍躍筆端)可侵擾百姓滅之可能爲後世患更之可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則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篤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擢子遺愛右衞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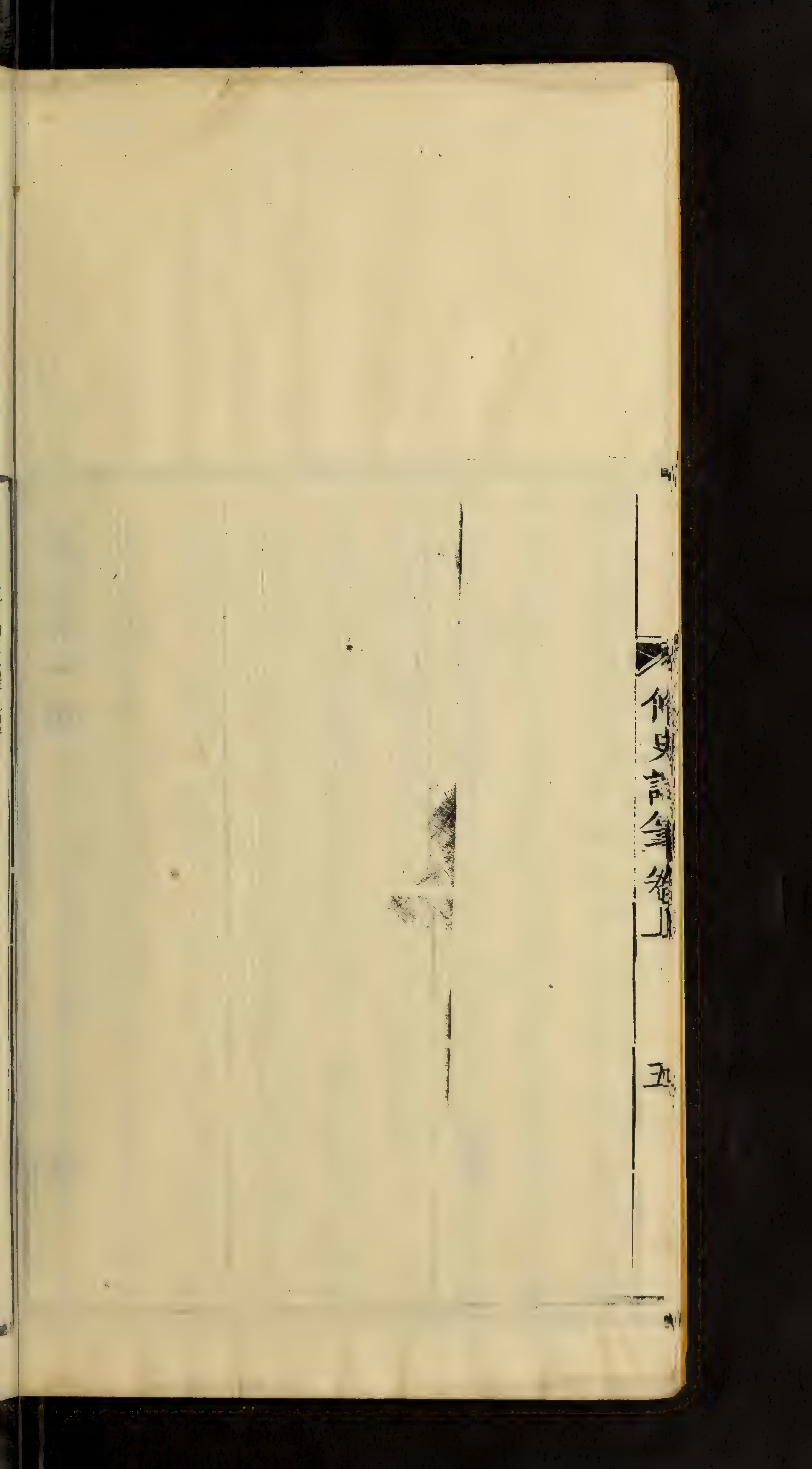
卒年七十一陪葬昭陵謚文昭玄齡明達吏事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善若已有之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長治家有法度慮諸子驕侈席勢凌人集古今家誡書爲屛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等師之子遺直嗣

論曰玄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葅醢間玄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致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

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亙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沒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

蕭何入咸陽藏圖書此相漢第一要着也亙齡從征伐收人物此相唐第一要着也高麗一疏老臣愛國乃亙齡絶好結局蕭何無此遠謀然請苑械繫箝其口矣兩人遭際之幸不幸也篇中處處對照體製亦祖史公而提挈剪裁別具手眼史才史

識已見一班



杜如晦傳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輒能斷大業中赴吏部選亦爲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補滏陽尉未幾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俄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房玄齡獨謂王曰他人去無足惜惟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輔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微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

案 房杜

知已亦同叙法絶妙 應

合案

蕭何所以追信也

幄預機秘方軍國多事裁決如流莫能窺其涯際深
爲内外所推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
兼文學館學士丹青畫象十有八人以如晦爲冠首
隱太子之變與亞齡定謀論功相等授左庶子遷兵
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
東宮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上下
咸得其職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
文物悉與亞齡裁定每議大政事亞齡必曰非如晦
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亞齡策蓋亞齡長于謀如

五字力量絕大

應

晦長于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
良相者稱房杜焉尋以疾請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
（結案）
望於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至其家撫之流涕超遷
其子構爲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帝哭之慟贈司空
封萊國公謚曰成詔虞世南勒文于碑言一體痛悼
（閑情入妙讀者呂爽）
之意他日食瓜而美輟其半奠焉嘗以黃銀帶賜𤣥
（到底照應至斷折翼矣）
齡謂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泣
（房傳極寫老臣戀君杜傳極寫君戀老臣兩人生）
然下淚更取黃金帶送于靈所以後或見夢禁敕御
（氣勃勃行間）
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慰問妻子國府官屬並不

罷始終恩禮無少衰

論曰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沽然無滯凝眞開國臣也故能與玄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綜出主腦

臨機能斷如晦之功案定矣房謀杜斷並翼而行者也篇首提筆特清入後迴環照應叙次精嚴合房傳看之益見此篇之妙

魏徵傳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也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見隋亂詭爲道士浮沈李密建德間後入關爲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卽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宮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

渾含有妙

對大度人說老實話無不見諒者主

臣相得兆于此矣

拔法矯勁

往人將不信請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此數語括盡魏徵一生）無所回屈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全篇主意在此）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避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悟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底蘊）毋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對曰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帝曰善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

苗緜不能蕝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
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
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直諫累回屈）
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
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
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將不勝其獘
帝乃止（結西域）先是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
易治譬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
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

底蘊

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朴今當悉爲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數年後米斗三錢幾至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外

魏徵底蘊于此一大展

户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

結封德彝

幸九成宮宮御憇漳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掃除隸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

問一日帝謂長孫無忌曰魏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君也帝將冊鄭仁基女爲充華徵聞其嘗許聘遽疏諫帝自責而止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於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

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于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爲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爲鑒帝從容問比來政治若何徵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此所以異耳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名大臣讓曰隋文帝時大臣

曲諫不回屈

不回屈

皆爲諸王所頓躓我欲縱之泰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玄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帝悅曰聞公言乃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條陳十思勸帝殷憂竭誠以盡下因事納言尤爲激切帝手詔嘉之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被水者他日宴羣臣謂曰貞觀以來納忠諫爲國家長利徵而已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解佩刀賜之又問

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
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于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底蘊）
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
欲聞已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卽非無損于政由是皆（不回屈）
勞遣之十三年徵又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
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畧得妙）
爲屏障兼付史官高昌平侍宴兩儀殿舉齊桓公鮑
叔牙管仲甯戚交儆事爲戒帝嘉納之時以大臣並（簡筆）
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未厚耶諸夏

不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煙斷絕道路蕭條徒令窺見示以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眚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右僕射欽欲用

盡言敢諫

百折不回

良臣深謀

徵讓不拜以爲太子太師復辭詔强之十七年疾甚

又承上起處不營背產敘述一段

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爲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贈賵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尚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幨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户九百臨朝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

妙於其妻口中寫出

不營背產

和淚書之

以人爲鑑可明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鑑矣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懾帝徐爲霽

再增無所回屈詳敘一段

威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

寫情寫景妙筆工不在多

久鷂竟死徵謁告止家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徵還問故帝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陣樂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

到底不回屈　總結

沒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爲阿黨又誣

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爲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使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墓復立碑加禮焉

應七一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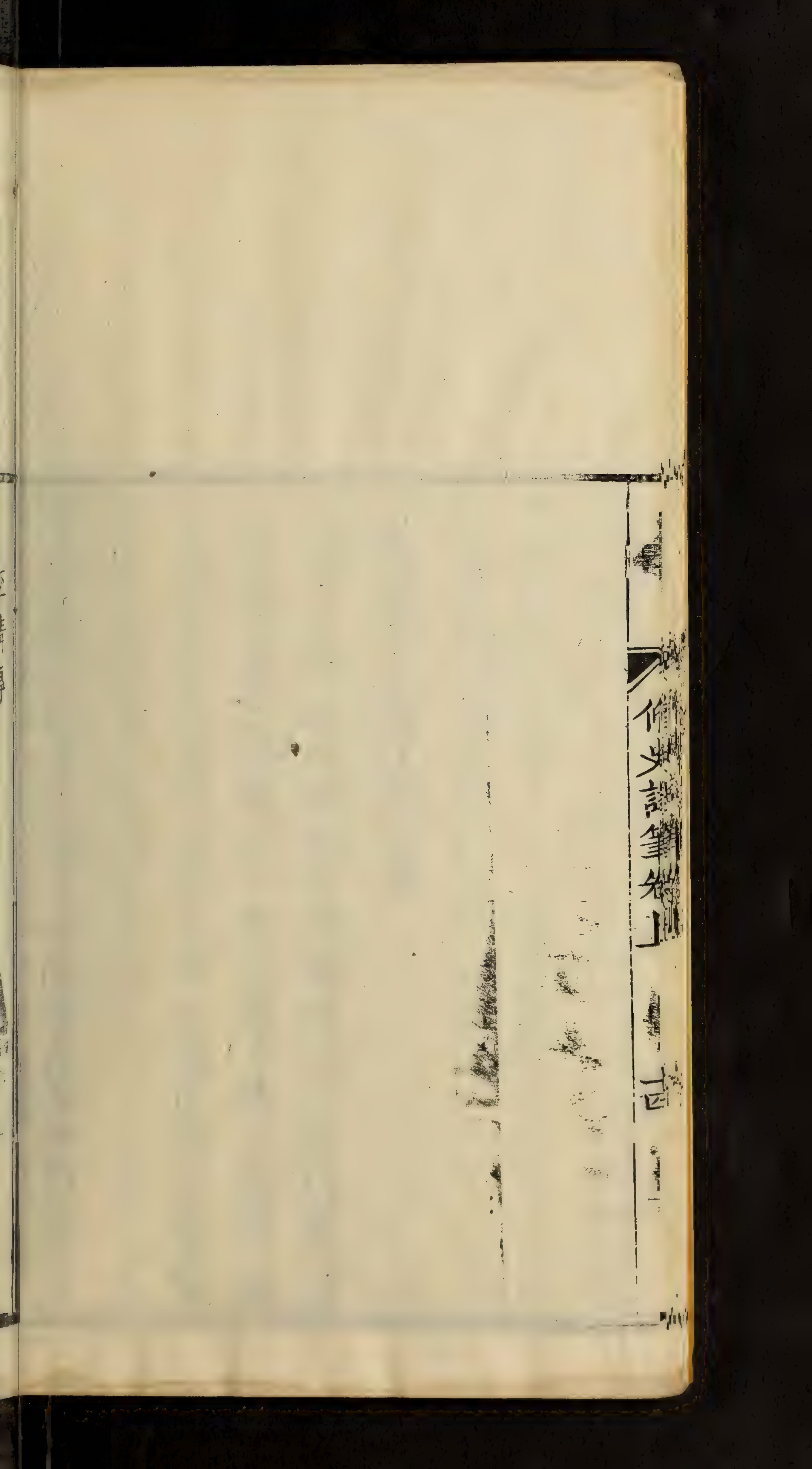
論曰徵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批逆鱗無所諱惓惓忠貞古今諍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可爲堯舜之主不披肝露膽罄底蘊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宗成之也身歿未幾娼毀遽行又似一日無徵氛寒雜至雖英睿如太宗且不免爲佞邪所播弄悲夫前

作著底蘊於斯見之

此之轉圜亦徵有以佐之也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彰亶其然乎

鹿洲抱經濟宏才思欲上佐　聖明罄抒底蘊故借斯篇發之洋洋二千餘言極力摹寫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明良相得特於論末一點讀斯傳者堯舜君民之志油然生矣





李靖傳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大將氣象自別）其舅韓擒虎與論兵輒以孫吳目之仕隋爲殿內直長楊素牛弘皆曰王佐才云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與淮陰仰視同一氣槩）秦王世民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簡老）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拜行軍總

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寫景）諸將請俟江平乃下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乘銑不備冒險疾趨是震雷不及（靖一生得力在此）塞耳可擒也孝恭然之九月拔荆門宜都抵夷陵銑將文士弘悉銳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兵機）氣衰孝恭弗聽自往戰敗績賊衆委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神速）之大獲舟艦命悉散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

入苦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使蔽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

兵機

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死鬭豈可同叛逆之科若降而籍之恐自荆以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於是江漢列城望風欵附以功封永康縣公荆州刺史遂度嶺至桂州分

大將識量豈章句儒所能猝辨耶

道招慰酋長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
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桂
州總管念嶺海陋遠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移風率（得大體）（一結）
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
懽服輔公祏反詔召靖副孝恭討之李世勣等七總
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鏖戰殺傷萬人破
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擒公祏以（壯甚）
歸太宗即位歷兵刑二部尚書實封四百戶檢校中
書令帝圖突厥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

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又縱閒諜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磧口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虜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水恥矣進封代國公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内附詔以靖將兵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頡利外爲卑詞内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圖之無及乃與副將張公謹謀詔使至敵必自寛亟驅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

（比之）（井陘二千騎差可）（所謂）（以速爲神也）

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逼其牙七里乃覺俘斬十餘萬禽其子疊羅施并殺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酺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靖縱軍士掠散珍寶召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進光祿大夫增户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短朕今悟矣加賜帛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尋爲畿内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谷渾寇邊復拜西

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是闔門稱疾謝絕親故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九陪葬昭陵諡景武

（功名建矣　高見）

論曰李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以沈厚稱此其善保功名者雖曰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贊其闔門稱疾畏遠權逼雖古哲人無以尚又言靖善用兵特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

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著怪詭皆不足信有旨哉有旨哉

局陣從橫刁斗仍自嚴密作者韜鈐絕倫故能摸寫曲肖也○詔使已至督兵疾驅靖固果毅亦太宗英明得以有成也不然蕭瑀之劾能無傷乎閫門稱疾見解尤爲獨超

傅奕傳

傅奕相州鄴人也開皇中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隋煬帝死懲其事薦奕自代遂爲令時國制多仍隋舊奕

便自岸然

上言黃帝唐虞三代不相沿禮襲樂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一新民之耳目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

定天下規模

極作樂治終制禮使天下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

之百又言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衛鞅爲秦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論浮屠謂西域之法言妖行詭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至有身在獄中誦梵禮佛以求解免且生死壽妖本諸自然刑德福威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其爲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

（逌勁）（傅奕一腔熱血畢瀝行）（間）

初無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髠爲之徒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括昌黎半篇）梁武齊襄足爲明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餘萬户十年之後滋產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其爲利可勝旣耶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當治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昌黎謂羣臣不能深知先王之道若奕

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

者可謂不知耶

瑀不能對帝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有司沙汰僧道會傳位未及行而止太宗既立名賜食問佛法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奕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西域以自神迷惑滋廣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莊老以文飾之用誑愚俗有害國家無益于民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他日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

空言却

師所圍猶講老子戎服以聽此深足戒朕所學者堯

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一日無也後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自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物莫能傷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焉其子如言扣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雖善天文占候數術然訓子習六經謂巳學不可以傳妖胡佛書慎勿寓目病不問醫

（一時正氣）

（千載快談）

忽酣卧蹶然起曰吾死矣夫自書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卒年八十五

論曰善哉傅奕之斥浮屠也雖非太宗所樂理明義正亦不得不然之使高祖遲傳位一二年奕說終必得伸太宗果知梁武元帝之非學堯舜周孔之道曷爲不遵上皇沙汰僧道之舉（太宗之志荒矣）無亦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快論）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佛在西域自適其適而爲之徒者詭假神異惑世誣民以無父無君爲教清淨寂

滅爲宗遊手無賴孤獨廢疾鰥寡不聊之人乃可托於其說或奸宄小人生平行事居心皆不可問年老氣衰懼冥冥之中果有操券取償剉燒舂磨之將及故佞佛以期解免未有正人君子而亦爲之惑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自然之報應何必閻羅何必地獄卽閻羅（爲淺人說法）地獄之設正以待不忠不孝奸宄小人之或逃顯戮者若復聽佛貪緣請託解免亦不成閻羅矣是行險僥倖之小人亦併不必爲之惑也或又謂佛經禪語玄妙可師說法談機可以忘世不知其

數語道破奸實

所謂玄妙者掇拾儒者之唾餘雜以老氏之浮誕稍變其說而歸之于空遂顯然與吾道爲敵學者讀聖賢書則知其謬不待耳提而口詔之矣人生在世自有中正和平不偏不易之至理君臣父子名教綱常何可一日忘也今欲忘世與釋氏爲徒則必棄而家去而父母兄弟出而妻逐而子廢散而田宅茹蔬衣布負戴道路唾面自乾溺頂不較而後可若猶是携妻抱子綺衣肉食擁財使氣附勢趨權而矯語談禪爲僧爲佛佛如有知必拔其舌肯爲此輩逋逃藪乎

則何若以可聖可賢之明聰塞異端邪說之阬阱使君子見而哀之耶嗚呼漢明流毒千七百年㦛夫孔多流傳不絕安得如奕者百千輩大聲疾呼使天下無不忠不孝心術不可問之人則有天下國家者之福也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傅奕力闢浮屠可謂有志聖賢者仲淹以來罕見其匹佛骨諫草奕已開之有唐道學不明賴此區一綫之脈偉矣奕臣唐室別無勳名作者特為拈出悉力營構復於論中暢所欲言拳拳之衷畢露

毫楮令天下讀之者咸欣然願爲聖人之徒厥功鉅哉

馬周傳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與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資給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大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

（閑筆妙）（曠邁）（描寫英豪落寞情景如畫）

語大悦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

偏為周謝主人妙

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帝幸九成宮避暑周上言大

安宮在宮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

太宗又得一鑑

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

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

幸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思念不知陛下何以

赴之又言詔書令宗室勳臣悉就國世貽子孫臣謂

陛下誠愛重之宜思所以安存保又不必世官也萬

痛切

一嗣職不肖兆庶被殃國家蒙患彼時雖欲不割恩

斷不可得不如賦以茅土疇其邑户侯有材行隨器
而授方可免累終其福祿又言陛下踐祚以來宗廟
之享未嘗親事必謂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
以便百姓然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
以昭示來裔又言名器不可假人王長通白明達本
樂工輿阜韋槃提斛斯正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
語關國體
厚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得預列士流超授高爵與外
廷朝會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周
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積德之日尚淺當隆禹

湯文武之道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隋時戶口僅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來營繕不休器物服飾皆過侈麗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尚猶如此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黎庶怨叛其國無不即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昔紂笑桀之亡而幽厲又笑紂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絹僅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

（詳明愷切娓娓）（動聽）（敢諫不[illegible]）

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縑易粟十斛而百姓怨咨以陛下不加憂憐營爲多不急之務故也古來興亡不在積蓄多少惟視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又言陛下寵遇諸承

宗室一段排責言之

王過厚漢晉以來樹置失宜皆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或先帝加恩太多嗣主疑而畏之防守禁閉有同

獄囚是溺一時之私愛適所以苦之也又言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今獨重內官輕外任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留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

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
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爽甚取所上章
奏藁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
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
一斗八升二百萬照應成
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隹宅直二百萬周
章法絕妙文情　并爲何謝客妙
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黜
忽承淩儀
令作結奇絕雋絕
淩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擴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動
主知名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

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傅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點明

魏徵之諫戇而直馬周之諫眞而切詳核痛快筆筆傳神篇末陡接浚儀令抑揚之妙不可名言

褚遂良傳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褚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眞僞備論所出帝將有事泰山遂良因星變諫罷封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

結遂良書法

入劉洎

祖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
漆器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
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數語保全不少）
良固諫以爲刺史民之師帥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
子幼宜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
德器然後敎遣帝嘉納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
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
爲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頗甚）
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

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卽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

随接筆法入妙

嘗諫絕薛延陀失大信勸罷征遼東皆不納進黃門

簡筆

簡筆

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郜鼎爲辭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麴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慾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

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入臥内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與論中社稷臣照應）（鎖住）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諫立昭儀乃遂良一生大節也文亦寫得淋漓痛快使當日全副精神畢現毫端）

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

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慙上褻疾一段）

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易皇后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譾甚）

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

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懦甚）

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乃左遷潭州都督尋轉（入韓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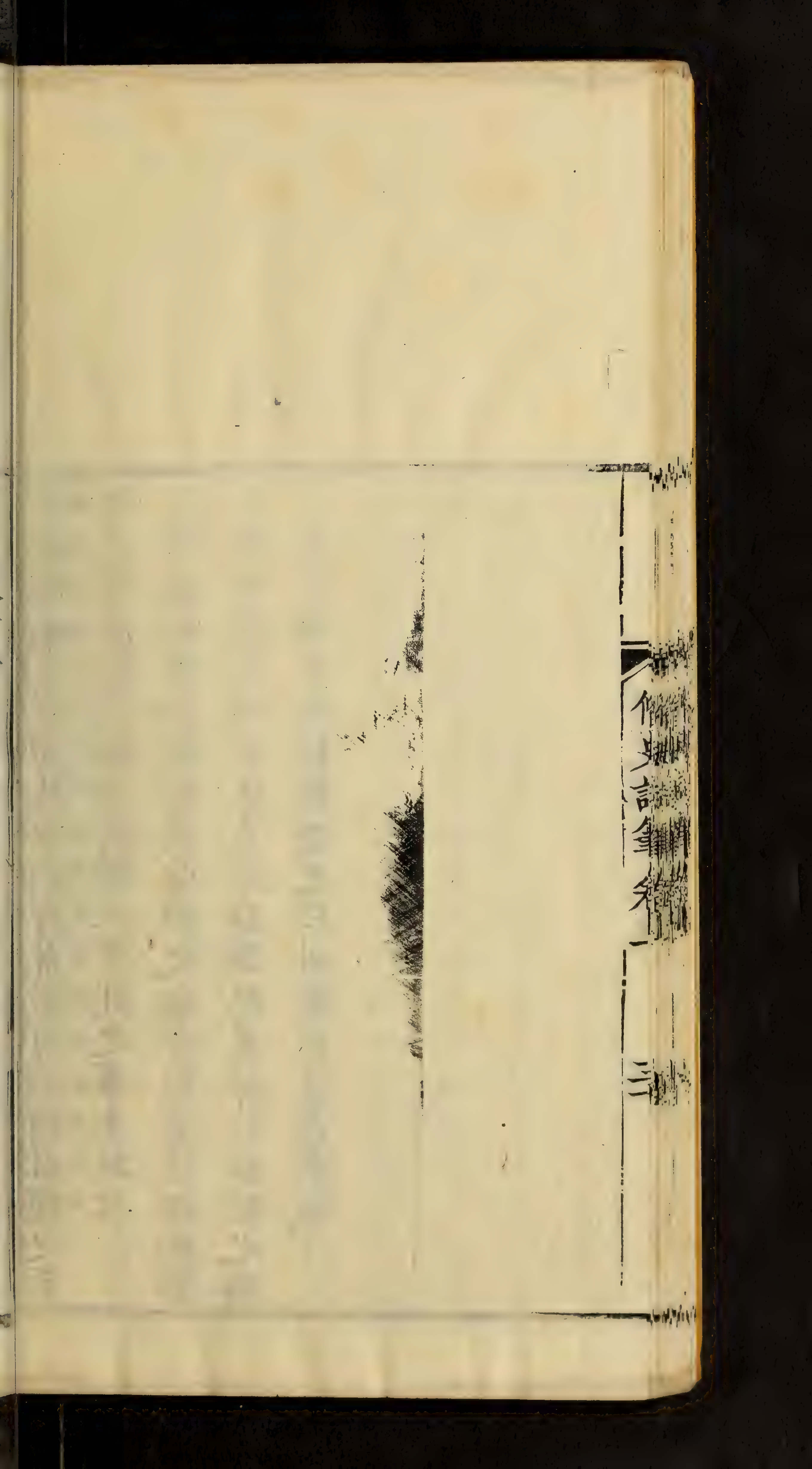
桂州侍中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狥物風

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中外咸嗟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敘瑗語特詳瑗附遂良之諫以傳矣）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再貶愛州刺史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踰年遂良卒年六十三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贄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微矣高宗昏庸牝晨穿鼻彼佞如勣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

能疆諫遂良激切廷爭殞身荒徼可不謂社稷之臣乎此等忠肝義膽而有譖人于死之事未敢信

遂良以書法受知其骨鯁之槩亦與書法相似高宗時盈廷唯諾遂良不避嫌怨置笏批鱗較之廢立一諫更爲顓嚴謂之曰社稷臣豈溢美哉



裴行儉傳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爲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補筆）（代筆以後處處照應）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名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

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應奇術）帝卽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儉止營致祭（應）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名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

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名四鎮酋長以畋獵爲名
應
隂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
行徐禽
都支降遮匐兵法奇快已極 文亦奇絶快絶
支安否名與相見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來拒忽聞
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
之傳其契箭名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
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猶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
葦方矯請盟常
其主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還
禮部尚書兼右衞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傅
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

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於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塹壕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民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僞可汗泥熟匐持首

極力營搆行儉兵機透露行間

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屯陘口（虛）縱反閒說伏念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欵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徹底打貨）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念及溫傅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

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敘行儉書法特詳）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姸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又爲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陰陽曆數無所不通尤好取（眞讀）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鑒在吏部時見蘇道味王勮許以皆掌銓衡李敬亞盛稱王勃楊烱盧照隣駱（書人器量）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眞讀書人之言）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烱沈靜可

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勗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皆爲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汝非故也何（眞讀書人雅度）至是所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槖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一結更有餘味）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君子人也學識卓然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雅不可及令長秉銓衡和鈞石豈不爲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

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爲知（至論）
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爲國家揚
皇威于萬里此之謂眞讀書人（本領）豈必皆如鄧弼所云
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行兵以謀畧見奇不
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將貴讀書武襄所以得力於文正也行儉用兵全
以奇勝然奇而不詭于正乃見儒將風期凡眞讀
書人未有不知兵者贊語寄託深矣

狄仁傑傳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大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叅軍黜陟使閻立本稱爲滄海遺珠薦授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蔺仁基請代行仁基嘆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出滯囚稱平恕除侍御史劾司農卿韋機郎中王本立朝廷肅然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輦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玄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

道何妒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剛正不可犯）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惡詿誤至此詔悉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寫再生聲）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情如畫如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嘆爲長者未幾爲來俊臣構捕送制獄訊

曰若反耶答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
（與論中唐臣對照）
誅戮反固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
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
流沫面子光遠上變書得名見與同被誣任知古等
七族悉免死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名爲魏州刺史
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
（息事寧人）
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
督后自製金字十二於紫袍併賜龜帶以旌其忠復
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

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
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議立武三思爲太子衆宰相
驚心動魄
莫敢言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
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
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
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
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
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
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

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立三思

娓娓動人

無祔姑于廟之理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名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辭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仁傑降拜頓首

於此見老臣舉事

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

周密無縫

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疏請勿問可其奏還除内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

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三淮沸浪王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爲務卒以所薦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先復中興

（悲壯淋漓）（二十餘字中該括唐臣）（生心事）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非主君子諒之謂其

（特筆）

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於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不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深謀

房州之迹天未絕唐乎亦仁傑長者感之深也不

則牝雞驕縱肯還汝太子哉二張之誅全仗狄公知人之明傳末特提張柬着筆不多而狄公生前正氣若揭死後英魂如生結構獨爲精絕

張柬之傳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也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時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表言姚州地險瘴歲發兵戍到屯輒死請罷置郡后不納俄爲荆州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

三字見武氏之能

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名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即名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崔玄暐敬暉桓彦範袁恕己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

叙次歷落入古

七十年雄心銳氣一朝勃發

問答宛然

愷側動聽

泣曰死不敢忘柬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于孽豎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柬之遂定謀引李湛楊元琰薛思行及彥範暉並爲左右羽林將軍典禁兵遂奉中宗入誅張易之昌宗等復天子位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罷政事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餞于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因壘石爲隄以遏湍怒闔

雄○壯○

境賴之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東之隱憾作者深情俱于五字傳出妙

論曰張柬之眞王佐眞奇士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爲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夷諸武去疾留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人貴及其鋒而用之

命人三嘆

誅張復唐掀天蓋地非大手筆不足以傳之傳僅五百餘言而字裏行間轟轟烈烈英魄如生其聲調似從國策得來而氣味更覺醇雅

姚崇傳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陝州峽石人也突厥叱列元崇反武后以其名相類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居廣成澤爲獵師（摹寫豪邁不羈之概）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者以前論死得無寃濫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摇今幸天啓

聖心凶豎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張易之譖出爲靈武道大總管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補筆）遂參計議論功封梁縣侯以流涕上陽宮出爲亳州（爲元之增色）（補點）刺史睿宗時拜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宮請出主及二王于外貶申州刺史玄宗（一篇關鍵開元治績基于是矣）即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云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

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丞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薇令崇以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户彊丁削髮避役乃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禁創造佛寺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時帝方

單承上願絕佛道營造一事極力鋪張元之正大處在此

勵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憚惟崇應（再提）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礙故帝獨專任之（道盡元之本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決俱盡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捕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正氣）崇曰柰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遣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爲害益甚崇牒若水曰劉聰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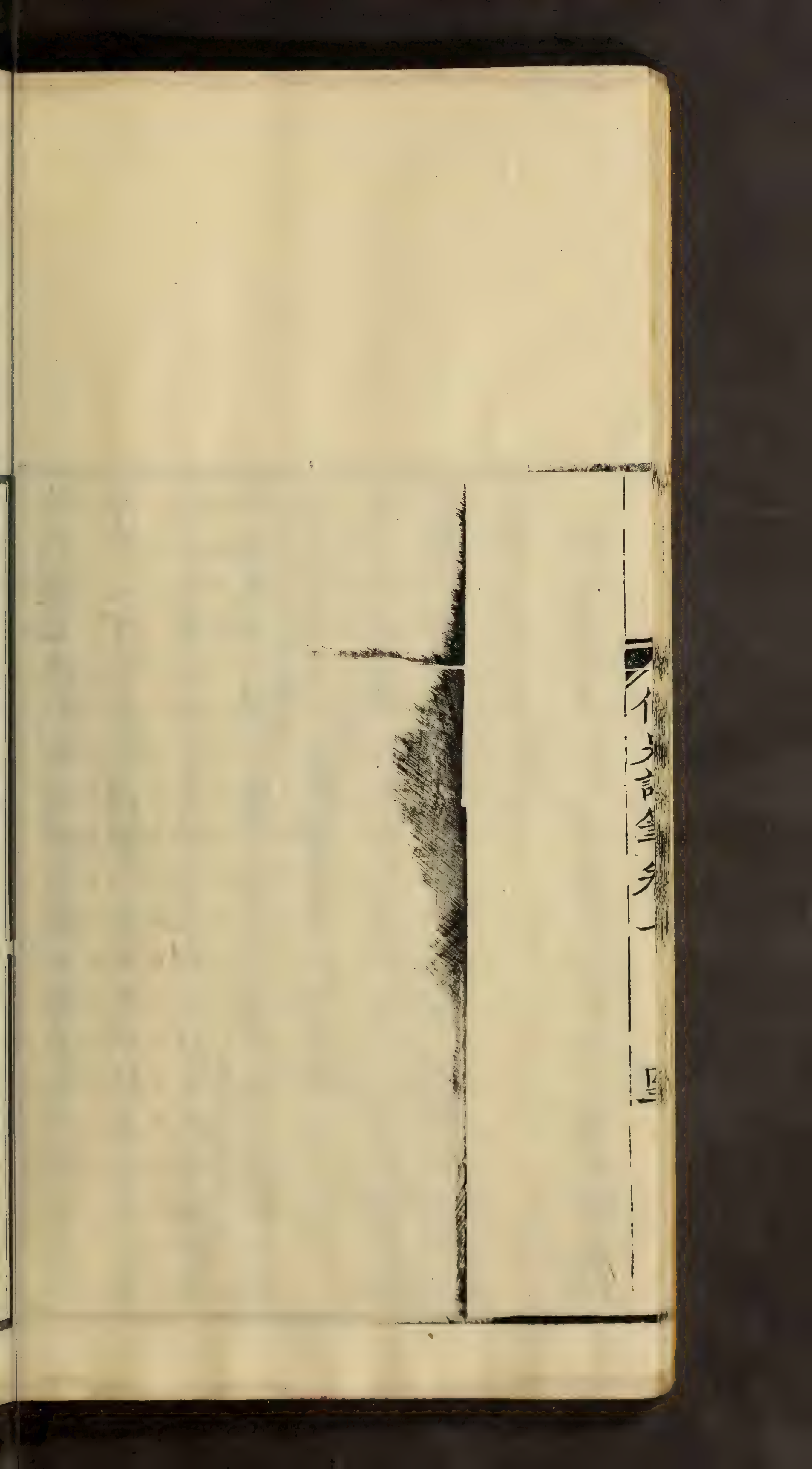
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坐視食苗不救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啖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

救時大政

中何避也久之崇還宰政舉宋璟自代（知人）乃致仕九年卒年七十二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章法老成精力）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天下大治（團結道浮絶倫）

論曰（斷案）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澣言之矣即崇所自任（補案）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太用權術故畧其瑕而取其瑜

通篇絶不及元之劣處只於論末一點史筆高絶



宋璟傳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四字領舉全篇）張易之引張說證魏元忠不軌將廷辯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諸子偕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也（便見鯁正）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等不軌璟請窮治后曰易之已自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之璟曰臣

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璹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禮二張積怒欲

根語足寒宵小之膽

中傷之詔按獄楊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行刺璟乘庫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于朝政會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

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險語怕人）
即誅之臣恐天下有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
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尋出璟
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公主謀傾東宮璟言
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請出公主諸（大節）
王于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
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
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教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布景）

亥肆求無災患帝將幸東都名拜刑部尚書西京畱

司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勗

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

（總束一段筋脉團聚）

侍中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

賞無私犯顏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

進見帝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突厥默啜世爲中國

（宛然）

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

恐後干寵利者爲國生事痛抑其賞帝幸東都以馳

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即

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轉相餕效將來民受其弊矣
遽命舍之瓌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
（如調停豈一味剛果者所能辦乎瓌之學問深矣）
于上而過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帝
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
命別擇一美稱及隹邑封上瓌奏言七子均養風人
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毋寵于愛恐傷鳲鳩之義臣
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
事有失即匡美惡必記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
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屛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

預聞璟請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辭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至若棄之則才用可惜並除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竇孝諶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爾帝悅曰朕

大體

宰相憐才雅度

字見璟全身

掌欲正身率下於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綵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脩刑也帝嘉納之王毛仲有寵百官趨附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其第身

晚節彌堅一生鯁正完全無缺矣

中璟乃至飲不盡卮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而

彌篤如此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入姚崇作結篇法〻渾成

論曰宋璟剛方正直眞丈夫眞君子也房杜且當謝不敏況姚崇乎崇則能人爾救時則可其遡合不足觀也姚宋並稱豈確論哉

定案

勢處孤危過剛必折璟以戇直抗羣邪而卒能有成者德器厚而智勇沈也篇中極力形容處處見璟之剛方却處處見璟之周密筆力亦剛堅絕倫

韓休傳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經行芻牧旁午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休請以母喪去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

接法入古

提張說入

手與璟傳同

平章事休性方直不以進趨爲務既入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小過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蕭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嘆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

酷似

宋璟　又以蕭嵩形休之直

點上有

右曰韓休知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無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神情畢肖）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爲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諡文忠（全篇主腦）

論曰韓休小宋璟也三月相之十月罷之直道不容開元之業衰矣用休爲社稷豈其然乎

宋璟之後有韓休魏徵之後有馬周也開元之業
幾並貞觀有由哉傳以張說蕭嵩作反照以宋璟
作正照尺幅中變換不測矯若游龍筆仗斬截亦
與璟傳相似

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方慶嘆曰是必致遠張說謫嶺南（便見風度動人）一見厚遇之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要言）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贏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

洞達時務以立言括盡考課之弊

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封曲江男俄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

稱筆

兼嶺南按察使帝思說嘗薦其才可備顧問名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一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平章事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爲廟社之憂不聽

林甫罪案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爲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當以何官賞之帝乃止

謀論絕大關係

既又欲以凉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敭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

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摹鯁直之狀）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如卿有何門閥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目不知書若大任之（仙客罪）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戾旨懼遂爲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苟効用

之得雖殺身而何惡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寢疎之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爲御史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諡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否先是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篇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居常諤諤有大臣節遇事無細大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

結上生下神力越振

密遣宮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風度峻絶）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祿山）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罪案）心且其貌有反相宜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

泣下因遣使致祭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晚矣）而不名云

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爲廟社之憂料祿山必反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巳瞭然矣使玄宗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苦哉名爲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如之何（結得天矯）

曲江納諫幾欲追踪鄭國金鑑不塵封四紀天子寧逼於大軍哉蜀中泣下風度如生妙將九齡忠諫要著俱於篇終追叙極蘊藉却極悲壯别具一

種風神

張巡許遠傳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自幼志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既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引起）莫知也（巡之兵法）開元末登進士第爲清河令報最入都或勸一見楊國忠必大顯用（引起巡之志節）巡不可更調眞源令祿山反譙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哭廟朝像千）玄元皇帝廟（載灑睢陽之淚）起兵討賊至雍丘其令令狐潮舉郡附賊縛吏民不從者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囚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屠潮妻子磔城上

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兵鋭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巡束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位特進巡陽許諾旦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

救得有聲有光　凜然　一時　權貴盡死　奇忠

朝皆感泣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結○六○人○）
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
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銜○枚○取○米○縛○藁○得○矢○極○募○巡○之○妙○算○神○機○亦○見○國○）
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家○兵○食○全○空○萬○難○措○手○與○論○未○積○儲○一○語○相○照○應○）
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以○下○處○處○關○合○）
潮營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拈○出○萬○春○妙○ 筆○法○筆○力○逼○眞○）
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左○匡○）
動潮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忠○臣○不○怕○）
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

○死○只○於○此處○看得透○耳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紿潮退二舍欲引軍走潮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十四將斬首百餘級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留不復出於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

○引○入○許○遠○妙○　○雷○南○並○

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遣雷萬春南

批○妙

霽雲等與戰寧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十殺賊萬餘朝
宗遁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
緒遣尹子奇將突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
引兵入睢陽助之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

巡○遠○合○寫

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
晝夜苦戰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
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
圍城巡椎牛饗士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
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

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着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筆仗遒絕）
矢所以志也次寧陵得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且戰（奇壯）
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
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一語見張許扶唐大功不滅郭李）
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
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
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鎧弩以食雀鼠又（慨然潸然）
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
不衰吾恨不能割肌以啖汝寧惜一妾遂殺以饗士

再入遠妙

遠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死無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

應成章法

與哭廟朝滌相

遠俱執衆見之皆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輙眥裂齒皆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彘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

又入遠妙

大義凜然

南八眞不愧男兒

巰結萬春

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
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為文章不立稿所在
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
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
教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
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
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
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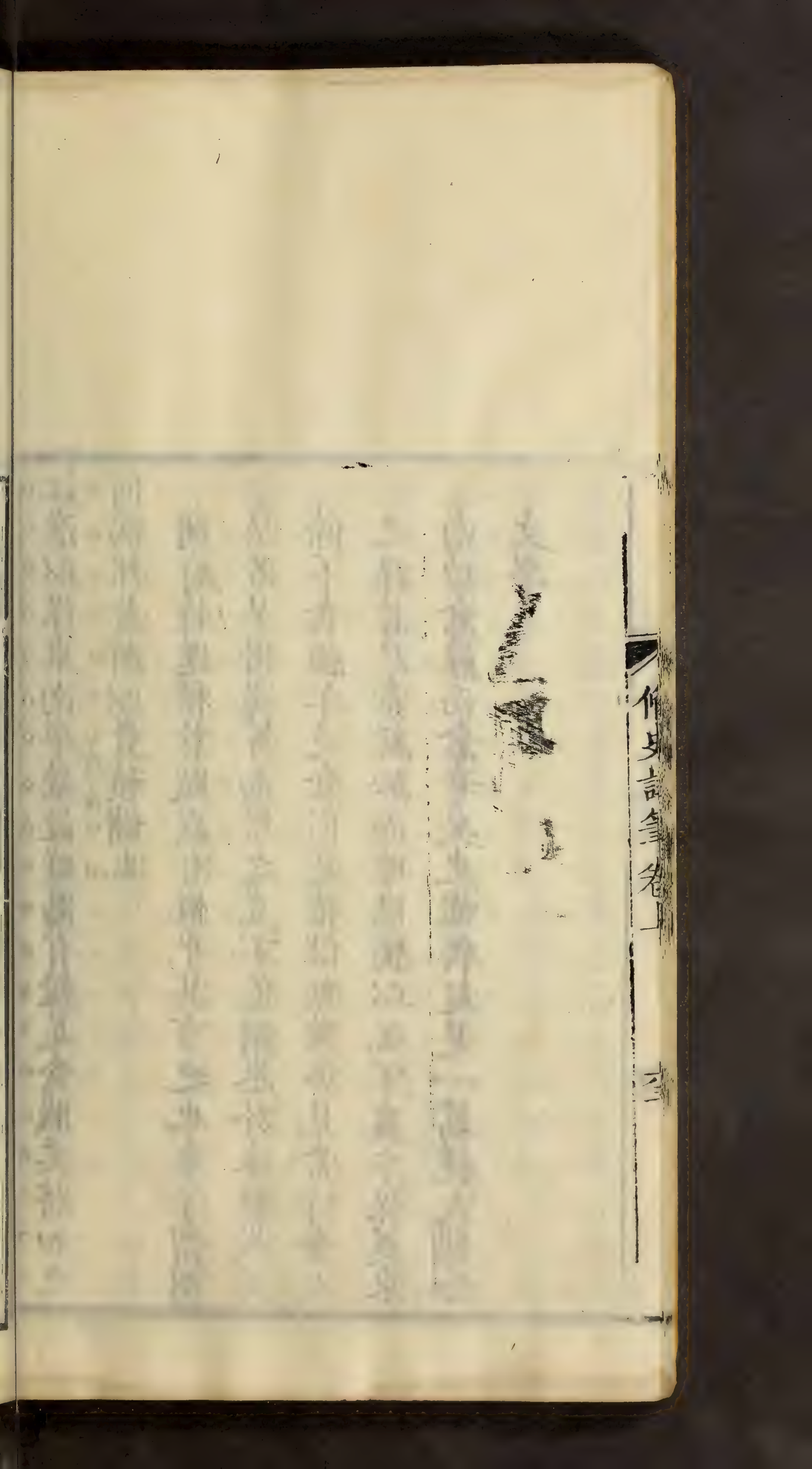
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
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
東京時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睢○陽○功○案○
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睢陽雍丘租稅並賜復
許遠者雖敬宗曾孫然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
山反或薦于朝名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
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許叙○去○疾○事○爲○合○傳○
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

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而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且力（遒矯）明遠之不畏死云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亦可謂志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隳

江淮以保東南半壁設睢陽有糧足食賊其將如之何爲邦者所以貴積儲也點出

開府特進稽首賊庭有慨乎其言之也朱子謂明皇若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哉月餘不食經年乏食固是積儲無策亦見當時食人之祿者尸素鮮恥而睢陽獨以孤軍羸卒保奠東南功愈難而愈奇矣史識獨超是一篇絕大關係文字


修身記纂卷上
三

顔眞卿杲卿傳

顔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天久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焉遷殿中侍御史

志節與張巡同

以不附楊國忠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埤濬隍簡丁壯儲廥廩祿山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

言之憺然明皇保姦之罪彰

平馳奏帝聞亂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

彰矣 所識者何人耶妙卽從玄宗口中

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乃能若此眞

寫出棄賢之罪　起兵亦

卿又連約諸郡募勇士大饗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

與睢陽同

慷慨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濟南清河景城鄴郡各以衆歸軍聲大振賊破東都遣叚子光傳李澄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斬子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分藏之私爲位以哭詔拜眞卿户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拔之肅宗即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眞卿謀于衆曰賊鋭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

朝廷雖草昧而眞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突兀）（極形其勁直）
大夫李何忌廣平王府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
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字法）
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字法）
將反預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毀之名爲刑部侍郎（字法）
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眞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字法）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
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
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上聞眞卿

上疏極論謂林甫國忠尚不敢顯紛百司使先關白
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悔無
及矣未幾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厭之毀之惡之不容不喜盈廷姦
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下容改太子少師（惡豈特河北二十四郡哉）
然猶領使及盧杞爲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
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眞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刺心）
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
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驚視）
建議遣眞卿往諭李勉以爲失元老貽朝廷羞不聽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眞卿曰君命也不可避既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嫚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衆退乃就館逼令上疏雪罪罷兵眞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汝受國委任（四字刺心）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他日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怒曰公人臣（二字刺心）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

顏常山否吾兄也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

入常山妙是合傳骨子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阬眞卿怡然曰死吾分也何多爲計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洩乃拘眞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希烈僭號問儀式荅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眞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賊弟希倩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遂遇害年七十六三軍皆慟賊平子頵頔護喪還帝

刺心

極寫視死

如歸之狀

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
非公言正道不萠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
公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爲世所寶 結魯公字法筆亦遒勁
杲卿字昕與眞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其家父元孫
有名垂拱間登上第終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補遂州
司法參軍性剛正涖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
卿並書則超等再遷范陽戶曹參軍政稱第一祿山
聞其名表爲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
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予二人金紫質其子弟使 入履謙

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聲口宛然）履謙悟因共謀起兵討賊適眞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卽矯祿山命名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禽械併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敘戰事酷似左氏）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河北十七郡（與二十四郡相應）皆斬僞刺史傳首常山推眞卿爲盟主燕趙大震祿山懼使史思

明蔡希德合兵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

（與賀蘭同）（常山之）

未完告急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

（陷亦與睢陽同）

盡矢竭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

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并盧逖殺之

生致杲卿於洛陽祿山數之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

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

（復於常山口中見明皇保姦之罪）

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乎我世爲唐

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祿山大怒縛

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幷

賊黨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臠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

結履謙

害顏氏究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

與二十四郡相對照

褒贈眞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

忠節

論曰眞卿杲卿各以其郡舉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

凜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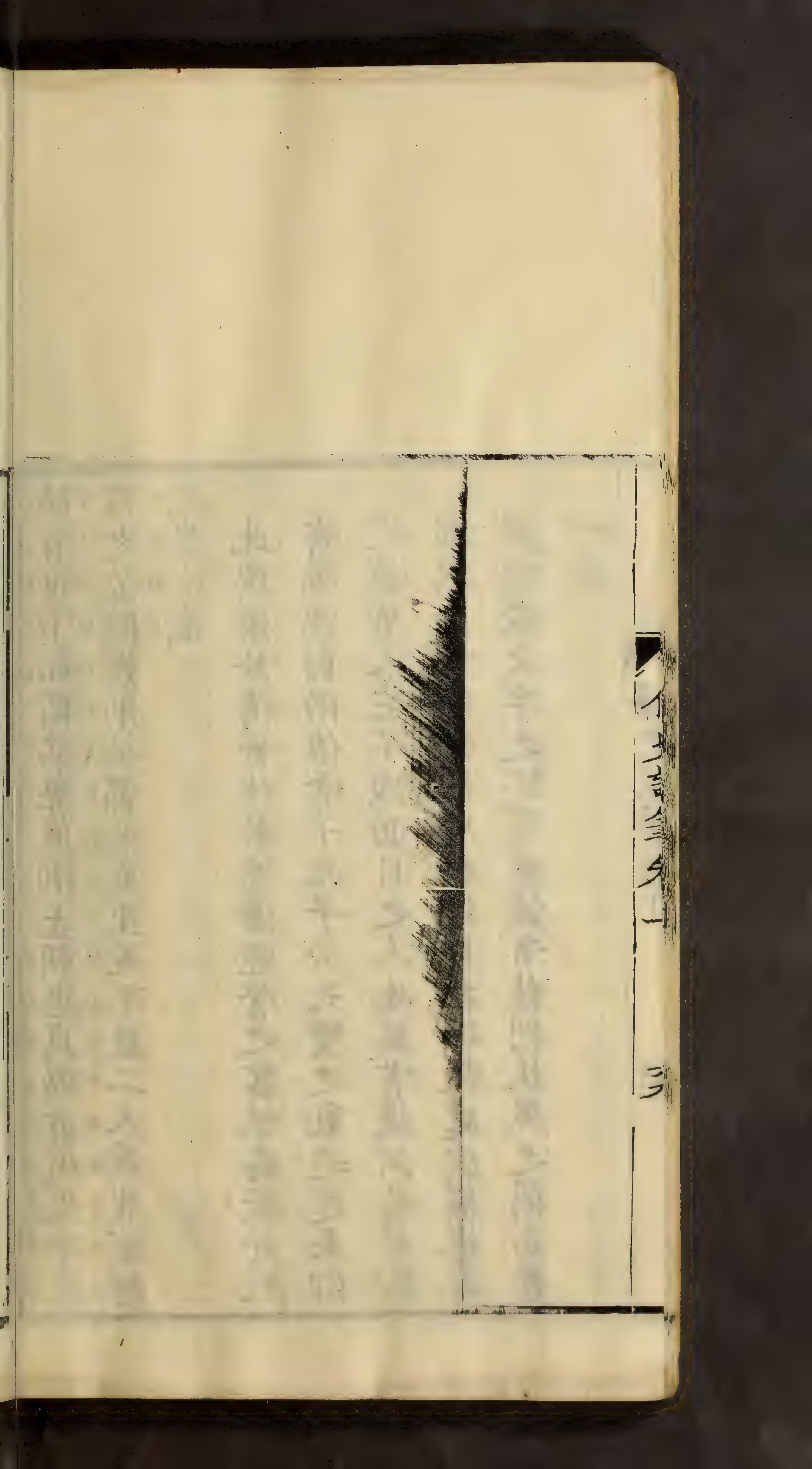
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即不支胡氏史論謂

提明　固然然獲報多矣

明皇保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

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眞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爲唐室增光豈少哉

此與張許傳皆作者慘澹經營之篇保姦棄賢天寶禍源卽兩傳骨子朱子云天寶之亂巡遠杲卿之流皆人主不識面目之人也篇首提河北廿四郡與張許傳提開府特進同指以後處處關抱轟烈崢嶸文字之不可磨滅者龍門扶風之間高置一座



郭子儀傳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

○一○十○六○字○中○括○汾○陽○許○多○事○跡○

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

○高○健○無○比　入光弼○

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

子儀趨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遷豈懷私忿時耶

○至○誠○感○人○所○以○得○人○死○力○單○騎○見○回○紇○

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斬賊將周萬

○下○於○此○矣○　○接○筆○敏○捷○

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軍下井陘與

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

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狥復大

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卽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至是國威始振人有興復之望焉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胡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羅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

六字絶大神力

快筆

好大力量

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掠（健筆）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振起）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壯甚）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如見扶杖情形）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横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

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全神大振）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一鎖）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復收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敗卸得妙）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及于敗魚朝恩讒

名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接得陡健）
逼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以兵（字法）
趨范陽詔下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
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戕鄧景山乃復（字法）
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
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
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又一鎖）
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

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

○遂○接○得○妙○

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荊襄

○字○法○

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

○用○一○字○領○起○下○數○行○文○字○史○

爲關內副元帥鎭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遽承

○遷○擅○長○處○在○此○

詔麾下才二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

○二○十○騎○數○千○卒○希○卒○中○偏○能○安○排○盡○善○

卒數千泣諭將士共雪國恥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

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斬○截○）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甫以狥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陡○）

（落○陡○起○文○筆○不○可○端○倪○）

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奏子儀奏請還都反覆論二京形勢（又○一○大○振）甚明切帝覽之流涕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朕用卿

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爲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黨項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其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

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入朝進
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固辭不拜永泰元年
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衆掠
涇汾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
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
而不戰懷恩暴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
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令公在此乎紿
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
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

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
（聲口如畫）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
（如舊識）（一語安回紇之心）
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
（嚴正）
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
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
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
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
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
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

大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鄉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去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資畜不可勝計入朝加實封二百户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子儀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

了無猜嫌想見當日情事

鎖住

爲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户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謚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括盡）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即日就道故讒閒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引咎妙）久主兵不能禁士卒無殘人之墓今及此乃天譴也

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
于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人
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
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
傲狠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
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
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畱即持兵衛送
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
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爲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

數騎十數
人篇法渾成令公盛德曲曲傳出
回紇呼大人朝恩呼長者情
景入妙
一語關

鎖全篇力大于身

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巳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

情逸致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巳功蓋唐室而主不疑疑無從入也權傾天下而衆不嫉嫉能自消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吾于回紇魚朝恩見之

老筆

渾渾灝灝筆所未到氣巳吞眞不愧古之立言者豈與文人論傳不傳耶

李光弼傳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眞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自顏杲卿死後郡爲賊區露㱚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先提明光弼大節無虧便見得末路

遷延非其本衷也

入分陽妙

從寬得妙

此亦行伍中習有

方見不殺之

之妙全以用智取勝

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立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藁城等十餘縣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户部尚書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衆慢易如舊不卽付兵光弼怒收衆將斬之會使者（叙得）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轟烈怕人）（叙軍令）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衆以

狗（之嚴）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撤屋爲擂石車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明梯衝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斬之（奇計寫以妙筆光景如畫）自是賊行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爲溝檣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奇）出若送欵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譟突騎出乘之俘（筆筆傳神）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光弼又擊敗之斬首

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横野等軍禽李弘義以歸加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悍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轅門諸將懾伏次汴州聞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才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

驍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以還奇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于河南光弼索軍中牝馬五百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叙得矯勁衆奇鐵叉竿上以迎船遇叉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帥周摯摯復攻中潬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摯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而囂

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敘當時軍中情事）
（從橫細密曲盡其妙）
西北隅名郝廷玉當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
貞當之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
百出賜馬分給二人自以刀納鞾中有決死之志執
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
（詳敘軍令之嚴文法錯綜奇横）
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
命易他馬僕固懷恩小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
戰光弼運颭其旗三軍齊奮斬俘人馬數萬思明大
敗遁去禽徐璜玉李秦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

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逆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刼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鐵

叙料敵之神

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

優英得妙

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

與不殺思義焰應

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已而思

明用諜閒魚朝恩信而讒之（定唐室保姦罪案）帝使使者督戰急光弼不得行已意出次北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英雄至此泣下十行矣）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

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仍以子儀結生法老）

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
（臨淮功案　與篇）

中興厥功爲大獨異其起戎酉終行伍而能持節行
（首眎應傳中歸宿在此）

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

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

矣則汾陽何以過焉

臨淮用兵膽略汾陽亦當怖服其遜汾陽者德耳
然起行伍而知儒術名將中罕有及者晚節還延
念不到此入手特筆提清復於贊中申說固是君

子成人之美亦見當時姦臣在内而大將難以立功坐使英雄垂頭真堪痛恨此史家深文微筆非故爲臨淮出脫也

楊綰傳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卽位累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明經進士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明經加帖括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

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時論偉之（叙縉之知人）俄遷吏部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其公（何等剛）元載秉政忌縉望高又孤立自守不肯一（方）私謁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縉帝知自擢爲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縉振起載敗拜平章事脩國史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即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中丞崔寬第舍宏

○詳○敘○縮○之○清○望○服○人○筆○力○遒○潔○

侈亟毀撤之縮奏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迫已乃薄京官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縮奏

○敘○縮○之○定○制○

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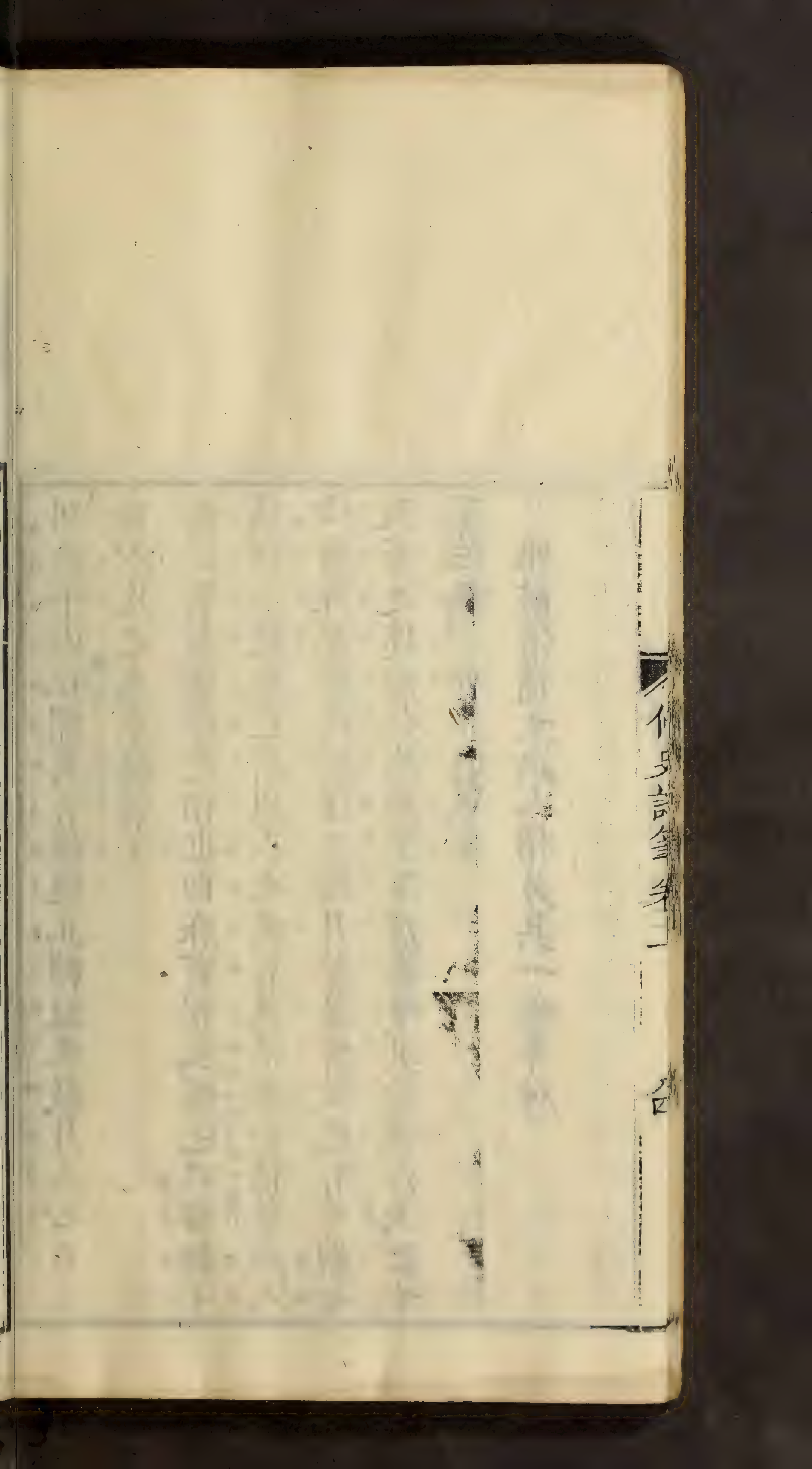
始兵興從權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既定元載王縉偷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劍貧險止數十緡至是皆復其舊上下有叙法制粗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敝惟綰是視而綰以疾辭位頻詔敦勉居旬日寖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卽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賵加等諡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産業生計祿廪分姻舊隨多寡輙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

章法嚴緊字句亦極斟酌

利欲干以私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世以比之東京楊震云（結得高古）

論曰賢哉楊綰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巳移雖郭子儀諸公能貶巳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儉德（四字定案）讋服人心者深矣綰爲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巳有可觀惜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雅醇清簡文與人稱另具一種丰神



段秀實傳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也六歲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天寶四載從司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聞副將李嗣業聲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得勝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遛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

彈壓得倒

大義正言令人帖服

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爲副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秀實勸白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爲涇州刺史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軍士放縱不法白晝羣行擊傷市人至撞害孕婦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請補署都虞候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寫晞善情景荒忙得妙）之悉斷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偏閒暇得妙）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

者愕眙秀實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敎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譁者死秀（盡甲皆解甲篇法字法俱妙）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鎖）大曆元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

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
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
璘奉詔將從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
旣驟從遂出怨言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
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
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明
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申嚴警備夜
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童之并其黨
八人皆斬以狥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

詳細

遒甚

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擇謹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看他喪次倉卒偏能安）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排布置紀律森嚴分不逞者無間可乘所謂禮可）親不得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已亂也　古氣溢行間）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遂安（鑽）郎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

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狥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此不世之功也（學問人語）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追其兵旻得（妙肯）

符果還秀實謂海濵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額流血衊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海濵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濵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

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秀實性清儉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媵家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輦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爲德宗言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聽及亂名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與深謀篤論元元年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户五百莊第各一區官

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閭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議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破裂流血濺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濟死已重於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利害不計成敗乃爲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隳天下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嗣業服郭晞處置徙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不得一竟其用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老筆）

入晞門寫得閑靜處璘軍寫得周到唾泚面寫得

淋漓秀實一生精力畢露毫端故是傳神妙筆

杜黃裳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也登進士宏辭二科郭子儀辟爲北方從事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得詔辯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

身分甚高通贖謝者安能有此

順宗立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一造其

剛正　王佐大略

門以婿韋執誼輔政勸令率百官請太子監國執誼

曰丈人始得一官便可開口議禁密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拂衣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奏罷之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蜀險固不宜生事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看破）（特識）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禽帝從之時名臣宿將各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自戰伐以（敘得簡而括）

退之所謂戰不貪殺擒呆濫數皆黃裳教之也

及成功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機宜闢既禽羣臣

入賀憲宗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每藩鎮物故遣中人伺其軍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朘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功信賞信罰孰敢不力帝嘉

此亦達權變處即長沙王少力之說也

佐大略

納之由是平夏𠭁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遷宰相紀（與擒闘一段緊相呼應見當時藩鎮畏威歷功爲大）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司空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謚宣獻（總收）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與物無忤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奏罷韓全義以李演爲夏綏節度使全義甥楊（補叙一段見惠琳之斬黃裳與有力焉）惠琳知夏綏留後勒兵拒演命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有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

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
通饋謝者頗知是乎
使者聞知爲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
終身不敢改節

論曰史稱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二語盡之乃又
言其通饋謝無潔白名則以卒後數年御史劾納高
崇文錢四萬五千緡之故也天下安有王佐之才以
振綱飭紀整齊一世爲已任而不能律身清白者乎
持爲昭雪
御史不劾于生前而劾于身後其誣可知觀于李師
古之事而益見

西川之命苟安目前長奸殊甚劉闢不擒三川危矣天下乘釁而起豈復有唐哉元和兵威之振全賴崇文一舉氣噴風雲遂使强藩裂膽區外寒心昌黎元和聖德詩所以極力鋪陳也斯傳當與并傳矣

